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三辑

文学的坚守与远行

谭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三辑

文学的坚守与远行

谭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坚守与远行 / 谭杰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2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260-0

I. ①文… II. ①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4941号

文学的坚守与远行

作 者: 谭 杰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兴红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01 千

印 张: 7.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60-0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谭杰 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自2011年起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在《当代小说》《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编《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短篇小说经典》《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短篇卷（第二辑）》等。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王锦方 程远图

目 录

旅人望乡：追寻与坚守	1
消匿的鹿铃声	9
从《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	15
天下道理，唯“常识”不破	21
鲁敏小说的意蕴层次与呈现方式	24
悬念跌宕：蒋峰的小说王国	35
吴君的深圳想象和移民书写	41
诉不尽的海上繁华梦	47
女性意识：喧嚣之外显悲音	59

旅人望乡：追寻与坚守

——论帕蒂古丽的创作

出生在多民族家庭，成长并长期生活于被汉族文化浸润包裹的环境里的帕蒂古丽，无疑是一位视野宽广，观察幽微，有着深思远虑的实力作家。初读她的作品便令我惊叹。因为，无论是对于少数民族生活、历史、风俗、信仰以及文明的书写上；文化个体的身份确立与自我认同上，还是对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带来的焦灼与反思的呈现上，她都是当下探究得更深远的优秀作家之一，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她对于文化层面的思考，远远超出我对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化探索上的设定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帕蒂古丽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像一位学者。

一、《巴郎子王》：另一种尝试

与小说《百年血脉》不同，小说《巴郎子王》中，作家构建了新疆库恰城王室，以及麦尔丹与苏里坦两代王。在麦尔丹王的统辖管理之下，库恰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王宫里时常载歌载舞。然而，好景不长，王后的难产离世带给麦尔丹王无力自拔的悲痛；新王后逐渐俘获麦王心，日子刚有起色，周边势力来犯，疆土不宁，战事不断，经历了

宣战、逃亡、被囚禁、挟持，最终被暗中杀害。正值少年的苏里坦，作为人质在他乡艰难求学，经历了与死神擦肩之后，在继母的帮助下快速成长起来，接受了中共的思想，配合中共一起将敌对势力驱逐消灭，最终使得库恰城恢复了往日安宁。

1. 小说的质地

帕蒂古丽小说中，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浓郁的边疆气息，这气息攫取自其扎根的新疆的现实生活土壤而格外原汁原味，又因为掺杂了作家特有的文化背景而如同带着体温一般的新鲜亲近，那些细微而独到的观察和体悟，打造出了其作品的柔顺细腻的质地。这种阅读体验，是在其他作品中很难获取到的。

《巴郎子王》中，作家不吝笔墨地描摹出富有新疆地区传统特色的盛大节日庆典、礼仪以及建筑、衣饰、饮食等。

小说开篇，那张宽大会客室的长桌上的摆设，窥管见豹地彰显出王宫的奢华与尊贵；龟兹舞女和盛装的维吾尔族老少的载歌载舞，开斋节的盛貌跃然纸端；礼拜上阿訇诵经声，惊飞了鸽子打着鸽哨飞向高空，肃穆又神圣；迎亲盛宴和尼卡哈（婚礼仪式）中，做礼拜、说书、宰羊、宴请民众，一句“七天七夜，整个库恰城都被浸泡在欢声笑语里，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烤包子、香馕、羊肉抓饭、馓子、油饼和茴香玫瑰花茶的香氛。”写尽了喜宴的排场壮大，以及正当繁华盛世的库恰城的热闹非凡。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灵动，读之有如身临其境。

不管是王宫、清真寺等地的建筑、室内装潢，还是人们的装束，作家的描写都极具地域特色，鲜明生动。“跳龟兹舞的女孩环佩叮当，高耸的棕黄色发髻上插着玫瑰，纤瘦的双臂涂了芳香的玫瑰花油，手指上染了朱红的海娜，面纱半遮半掩，一双灰绿色的明眸燃烧着火苗，销魂的睫毛眨出火星……”在描摹新疆食物时，读来更是让人垂涎：“烤肉苏塔孜（师傅、匠人）们支好了一架架烤肉炉，把串得红白相间的新鲜

羊肉架在烤肉炉上，诱人的肉香和木炭味香顿时弥漫在风中。主妇们切好的黄、红两色胡萝卜丝堆积如山，洋葱和孜然浓郁的气息，在主妇们的手指尖穿来穿去，烟火的气息钻进饕坑里新烤的烤馕的麦香里，裹进焦黄香脆的烤包子，挟着炸油饼和炸馓子散发出的香味，在空气里荡漾。”读来都是我们似乎知道，但是又不甚了解，语焉不详的，经帕蒂古丽的描述，便活色生香起来。

2. 小说的生灵

帕蒂古丽的作品，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一切自然而然又显设计精心。

鸚鵡，因会学说人话而被作者选作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的开篇，王宫里洋溢着欢庆与甜蜜，恩爱的麦尔丹王与王后养了两只鸚鵡，公的擅说“我是王爷”，母的擅说“我是王后”；古丽波斯坦王后难产离世，麦王在迎娶新王后前夕，将“王后”鸚鵡送走，“王爷”鸚鵡形单影只，连叫声都日渐沉闷，如同麦王无法走出丧妻之痛；随着外敌入侵，军方混战，民不聊生，麦王形如笼中的鸚鵡，只能在皇宫里怒斥强盗；逃到沙城避难的麦王，在艾则孜劝说下回到库恰时，说“我也盼望回到库恰，哪怕像鸚鵡一样囚禁在王宫，也比这样在外面四处逃命要好”。之后，麦王回到王宫被“保护”，陈队长带人入王宫搜索，开枪射杀公鸚鵡，临死之前，鸚鵡抽搐着怒喊强盗，也预示着麦王的命运——被带走暗杀。

鸽子。在《简爱》中，鸽子这一意象作为勇敢追求幸福的女主人公简的象征，反复出现。《巴郎子王》以放飞鸽子为引开篇，渲染出自由祥和的氛围。麦王放飞鸽子，检阅鸽群，是王的权威的象征，鸽子也是纯洁自由、勇敢坚定的灵魂的象征。混战开始后，麦王用喂养的两百多只鸽子的鲜血救活了受伤的人和服毒自杀的汉族人。自此，王宫的上方不再有鸽子飞过，也暗示着暗无天日的战争的到来和主人公们即将陷入

流离失所的境遇。

帕蒂古丽的小说中，自然生灵俯拾即是，既有飞禽走兽往来，又有草木气息萦绕，生命平等，可怜可爱。这些自然意象，对情节推进、意境渲染及人物命运的彰显等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使小说因为这些鲜活的生命而增添了灵性。

3. 小说的群像

《巴郎子王》中，作家并不致力于书写家族史、王族史或者英雄史，而是巧妙地选取了几个角度，将视野投向生命个体。不管是饱蘸笔墨塑造的，如威严、深情而又仁慈的麦王，博学、谦和又不失风度的艾则孜，幽默机智、生活经验老道的满脸大胡子的古尔班大叔，还是速写一般寥寥几笔，像旋舞如飞的散发着少女迷人魅力的龟兹舞女，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让人过目难忘。

小说中，年轻的王后阿米娜是作者着力最多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十几岁的任性小女孩到失去丈夫，营救家人，全靠她一人撑起的坚强女性，作者将其个体内心的矛盾、曲折、委屈，尤其是个中小心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十分合情合理。

优渥的家庭条件和高贵的出身，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谙世事的嫁入皇宫。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让她陷入疯狂。入王宫四年，麦王对已故妻子的深情丝毫未减，而对她的不正眼相看，让出嫁之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她备感侮辱，在王宫的每一刻都让她如坐针毡。

“白天阿米娜是光彩夺目的王后，夜里，她是一个用身体侍奉不爱她的男人的怨妇。她每天在这两个角色里生活。”

她终于容忍不了，变得嫉妒、偏执、多思。唯一让她感到轻松的时刻，就是继子艾则孜给自己画像，然而这萌发的情愫，也被继子凛然拒绝了。于是，远走、肆意妄为、疯狂成为发泄渠道，这时候的阿米娜初

涉世事，持有一种叛逆负气，不惜一切寻求存在感的小女孩的性格。“在所有人眼里，阿米娜只是个半路上插进王宫来的女人，难道她就要一辈子生活在那个死去的女人的阴影里？阿米娜的无力感在于，没法跟一个不存在的影子较量，任凭她怎么挣扎，都必定是失败的。”然而高傲的阿米娜并未就此罢休，被冷眼的日子，在她靠美色诱引得到麦王的关注和疼爱中一去不复返。然而，也正是与麦王的日渐亲近，她逐渐成熟起来，开始“慢慢理解了麦王对妻子的深情，那里面有爱，有亲情，有对库恰未来继承人的期待，她明白了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当麦王被杀，艾则孜被囚禁，王宫颓荒，臣民四散逃难，居无定所时，她又恍然醒悟，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所在，勇敢地站出来，为保家人周全四处奔走，试图给孩子们最妥帖的安排——尽管，他们之间毫无血缘关系。

“她内心的儿女私情转化为浓烈的亲情，升华为对这个家族的责任，她更多地考虑库恰王如何能延续他的世袭，因为她是库恰的王后。”

虽然没有做过母亲，此刻的她母性大爱的光辉开始逐渐散发出来，这爱充满慈祥与悲悯。阿米娜完成了从自我迷失到身份确立、自我认同的蜕变，从而获得了新生。

二、文体建设

帕蒂古丽的作品，源于对生活的敏锐发现、深刻洞察和丰富体悟，这首先得益于她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而她的出神入化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和善于从生活所感进而升华的思辨精神，更让人敬叹。

1. 叙事风格——由浓郁的生活烟火味中弥散开来

帕蒂古丽的文本中处处是生活，又时时见思想。

“刷我家的木门时，剩了不多的蓝色和绿色两种油漆，父亲混合起来刷上去，最初那些搅拌不匀的油漆，蓝不蓝绿不绿的颜色很怪异，热天冒起许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肤，冷天北风一吹就龟裂剥落……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像蹩脚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砌的墙皮，两种不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着，斑斑驳驳地粘贴包裹在我身上。”

有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独有的富有智慧的生活细节：

“古尔班大叔在浅滩上的野柳树上拴了马，让马先饮水。苏里坦从车上的馕袋子里拿出一个大馕，馕已经硬得像石块一样。古尔班大叔接过馕，用力地向河水上游抛出去几十米远，然后开始蹲下来洗手洗脸。等馕漂过来时，他已经洗好了，接住河里的馕，掰下一小半递给苏里坦，馕在河水里泡得很软，轻轻一咬就在嘴里化开了。”

对真主祈祷，这深入骨髓的信仰，伴随着每个人的生活日常点滴，即使在赶路逃亡奔波途中，晨礼、宵礼、诵经绝不间断。“古尔班大叔带着祈求的诵经声在旷野里轰鸣，震颤着薄薄的晨暮。仿佛这是宵礼的声音把天幕渐渐拉开，诵经声唤醒的天光泼洒下来，一线深深的暖意从高处降落，照在古尔班大叔的后背上，照临礼拜毯。一阵旋风卷过狂野，苏里坦清嗓子，迎着风张大嘴巴，他听见自己诵经的声音像窄窄的小河追着一条大河那样，跟古尔班浑厚的声音汇聚在一起，追着一阵旋风苍莽远去……”苏里坦赶往迪化的路上，因为戈壁十分颠簸，不由得感慨屁股要开花了，古尔班大叔说：“木头做的马车还没有散架，难道真主给你的骨头会散架吗？”

诵经时神圣严肃，插科打诨时则诙谐有趣。就是这样的细节，拥有着无声的力量，读来为之动容。

2. 语言——娴熟流畅，生动自然

阅读帕蒂古丽的作品，最让我惊讶的，便是她运用汉语的能力，不管是静态描述，还是动态交代，或是内心思悟的托出，语言的运用无不如行云流水，顺畅淋漓。正如作者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的“在词语和思维方式中站住脚的世界，才是最牢靠的，在语言和习俗上保持其不变的特性，世界的关键就没有被改变。词语就像马鞍子、驴掌子，稳住它，脚下的世界就不会打滑”。

3. 女性视角——洞察敏锐，情感细腻

评论女性作家时，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到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帕蒂古丽文本的女性特色，在于善于从生活中攫取细节，并自然过渡到对文化、对民族的思索，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情感和体悟，细微到尘埃，延展成世界。

“我甚至能像在搅拌的油茶里用舌头分辨出炒熟的大米、小米的不同香味一样，区分出凯热依、那伊曼、乌瓦克这些不同哈萨克部落发音细微的差别。”

舌头的争夺，身份的模仿，多生的手指，她从身体、神经最直接的感受，传递出对文化、民族、地域，对个体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倾轧和争夺的思考。

三、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

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的艰难确立，以及个体精神和文化归属问题，是帕蒂古丽散文的重要主题，也是她持续不懈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格局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人群流动性越来越强，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有过类似的有关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描写：在母亲的干预下，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原因主要有三：1. 母亲明明会说上海话，且还比普通话还标准，但她却总是说普通话。2. 不许与邻居等其他人家的孩子往来。3. 不许全家参与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比如看越剧。

这里提到了关于身份确立的几个因素：语言、人情往来和地域文化。帕蒂古丽的众多散文中也做出了类似的思考。“人的行为不得不落在一个个点上，比如文字、语言、饮食、交流方式……有时，在南方无法定位的尴尬身份，使我成了新疆生活的局外人和江南生活的观望者，矛盾、碰撞和分裂，让我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显得格格不入。我只有不断地在两种文化间平衡自己。”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跌宕，给生命主体带来了较强的思想动荡和精神磨砺，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体验。在帕蒂古丽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其追寻的并非社会身份认同，而是多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碰撞时，给个体精神层面带来的冲突、尴尬、焦虑，及其在多种不同文化群体中，艰难挣扎、抉择，最终达成平衡的过程。

帕蒂古丽的作品通过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和视角，对民族（家族）历史，世俗人情、文明礼仪以及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描摹与书写，并进一步探究生命个体在现实与精神双重层面的思虑、挣扎及升华。她以礼敬自豪的态度书写民族文化，以开放包容的胸襟，锐意探索既有民族特色又饱含时代气息的表现方式，既呈现出了其民族的精神史、文明史，又努力实现了民族情感的超越和艺术视野的升华。

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说，自然而然的写作是文学的高境界，犹如最好的人生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在帕蒂古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自然。

消匿的鹿铃声

——浅析《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游牧民族鄂温克族百年沧桑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诗意与凄美并存的史诗性作品，氤氲着作家浓厚的悲悯之情。作家利用一个年过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身份，用一种平和朴素的口吻将一个游猎民族神奇又诗意的生活娓娓道来，传达出了对自然、生命及现代文明的深刻思悟。

一、自然呈示——神话与诗意架构的乌托邦

迟子建曾说：“由于对大自然无比钟情，而生发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靠着它们支撑我的艺术世界。”^① 鉴于童年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的深刻影响，迟子建的写作也大都与黑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为我们呈示了一幅鄂温克民族游牧生活的有声风景画卷。阳光下的松桦森林，夜幕上的月亮星辰，穿梭不止的风雨云朵，线条简单的岩画，莹白冰雪覆盖着的绿地山川，流水

^① 方守金，迟子建. 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 [J]. 文艺评论，2001，(3)：80-86.

般的鹿铃与马蹄声，安恬又激越的萨满跳神舞……一切如神话般的不可思议，却又都那样的自然而然。这自然描写秉承了她的一贯创作特色，在还原自然本真的基础上，以一种童年视角，通过大胆想象，以及在各种神话传说的渲染下，读者不自觉地跟随作者在那清新、自由而又不乏灵性的东北原始森林中徜徉忘返。

作家摒弃了单调的景物描写，在书写自然的同时赋予其某种特殊的意义。小说中，自然意象或者被用以预示吉凶或人物情感、行动、命运等，如雨后天空的变色彩虹预示了父亲的死亡等。除此之外，最引人入胜的应是自然意象与神话意象通过想象加以杂糅、有机融合，这一独特的手法为小说增添了浓重的诗意与神奇的色彩：驯鹿常代替垂危的小孩去天堂；尼都萨满赌气刺灭了一堆火，打猎时却遭遇了火神换身成的面容血肉模糊的老妇人；河边捡回的小蛇竟是达玛拉灵魂的托身；伊万葬礼上出现的一对俊俏姑娘，竟是他猎枪下放过的一对小白狐……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黑土地乌托邦上，一切生物都怀着对自然与生命的至高敬畏自由快乐地生活，神灵似乎无处不在，自然中的花鸟鱼、火雷雨虹、鹿马蛇狐等一切生物都具有灵性、富有似人类般的情感，它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人们平等相处。小说沉浸在浓厚的神秘主义的氛围里却又尽显淳朴与真实，想象大胆却又毫不夸张，这首先缘于迟子建对自然物象的熟悉与热爱，又深受神话的滋养，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在她那天才想象的加工后变得神圣而又梦幻，这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具象反过来又给读者以心灵滋养与精神慰藉，给人以情真意切之感；其次，与作者“童年视角”的叙述方式也密不可分。迟子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童年视角更接近“天籁”，是一种纯天然、纯情感和纯审美的切入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小说以“儿童视角”切入，用一种童话式的写作方式来寻找语言，组织结构，观照人生，赋予了书写以自然灵性，保持了情感的纯真透明，为这片土地增添了超凡脱俗、绝世独立的诗意，构建出一个令人神往的纯净的乌托邦王国。